

黄康睿 著



大明小卒

花不可以无蝶，
山不可以无泉，
石不可以无苔，
水不可以无藻，
乔木不可以无藤萝，
人不可以无癖。



人民日报出版社

大明小卒

黄康睿◎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明小卒 / 黄康睿著. — 北京 :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5115-3521-4

I. ①大… II. ①黄…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03130号

书 名: 大明小卒
作 者: 黄康睿

出版人: 董 伟
责任编辑: 周海燕 王 楠
装帧设计: 阮全勇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2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 65369509 65369527 65369846 65363528
邮购热线: (010) 65369530 65363527
编辑热线: (010) 65369518
网 址: www.peopledaily.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220千字
印 张: 16.5
印 次: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5-3521-4
定 价: 38.00元

序

吴重生

培根曾有言：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康睿读明史，不仅仅是为了“明智”，更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将明史这颗“明珠”挖掘出来，以“明”当今，以“智”后世。康睿在研究明史的过程中，逐渐养成了勤学习、爱探究的学风和知书达礼、虚怀若谷的品格。

说起康睿与明史的渊源，便不得不从他的出生地、我和康睿共同的家乡浦江说起。浦江，这个孕育了元代大儒吴莱和“明代开国文臣之首”宋濂的浙中小县，被誉为“天地间秀绝之区”，是远近闻名的“诗画之乡”。在浦江县浦阳城东街柏树里，有一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名曰“理和堂”，它是宋朝著名诗人、书法家黄庭坚的祖居之地，为当今浦江黄氏宗亲重大庆宴和聚会的场所，至今保留着三间一进的格局，是目前浦江最古老的房屋建筑。也许正是先祖们“诗书继世长”家风的影响和诗画乡风的陶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情感已深深地植入康睿的心田之中。

清人张潮在他的《幽梦影》里说：“花不可以无蝶，山不可以无泉，石不可以无苔，水不可以无藻，乔木不可以无藤萝，人不可以无癖。”康睿待明史，的确是成痴成癖。有明一代，载之于史册的人物、事件，无论正史如何记载，

野史怎么说，他都能如数家珍，娓娓道来。每到一地旅游，也必以寻访明人遗踪、收集明史资料为乐，所谓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岂非斯人？

当康睿将《大明小卒》这本厚厚的小说打印稿放在我面前时，我几乎是一口气把这本书看完。小说向我们展示了以明代政治生活为背景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并带有浓厚的江南风土人情气息。小说中出现的江浙方言作为本书的一大特色，引之有据；作者对历史人物关系的看法亦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至于采用的明人文章，更是作者极尽心思，呕心苦索而来！看完《大明小卒》的那一刻，我脑海里的第一反应是欣喜。康睿终于迈出了证明其才华的关键一步。这是“厚积”之后的“薄发”，是水到渠成。

生于江南，长于江南的康睿理所当然地受到江南地域文化的影响，他的身上带有浓浓的江南士子的印记。这道执著的印记不仅体现在他的骨子里，也反映在了小说上。他在成书过程中发现史料里有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便忍不住要去考证，考证出结果了，又忍不住要用笔记录下来。我们在肯定《大明小卒》历史价值的同时，也应看到她的文学价值。作为一名在校大学生，这“处女作”来得不同凡响。作者与古人对话，为古人代言。下笔千言，竟为古人鸣不平；几回掩卷，实乃为民族精神点赞。

我非常敬重这样的人，他们永远都清楚自己所要得到的是什么，他们有明确的目的地，他们一直在路上，义无反顾，步履铿锵。成功对于他们来说是人生的驿站，是必到之地。康睿就是这样的人。我坚信并且期待康睿更大的成功！

2015年12月20日于北京海淀南路望燕园楼灯下

（作者系旅京学者、著名诗人，现供职于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

自序

黄康睿

世人眼中，江南人是文弱的。

历史上，江南人是有骨气。

如果拿出整段明朝历史来看，江南人的这种骨气毫无疑问是贯穿了大明王朝始终的。在明太祖平定江南的过程中，江南士民似乎“不信天命”，坚定地拥戴着张士诚，以至于诞生出了明史学界一个经久不衰的“江南重赋”的话题。在“靖难之变”当中，以江西分宜人黄子澄，直隶溧水人齐泰和浙江宁海人方孝孺为首的江南士族誓死不与“燕贼”合作，亘古未见的“诛十族”之惨剧就这样落在了手无缚鸡之力的儒生头上。清军入关后，江南再一次走到了历史的前台，面对即将到来的国破家亡，江南的士子扔掉了四书五经，投身到抗清大军中，然而迎面而来的便是“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惨案”……

于是，我想写写江南人。

写写底层的江南人。

于是便想到了戚继光和他的义乌兵。

当然，只写戚继光是很单薄的，也是很局限的，戚继光一辈子都无法和胡宗宪、张居正割裂开来，所以朝廷高层的政治斗争也是我着墨甚多的地方。

研究明史很辛苦，主要原因在于史料的可信度不高，官家私家之众说纷纭，良莠难辨。譬如对于《明史》一书，著名的明史学家孟森便指出《明史》的“根本之病，在隐没事实，不足传信”。而在史学界享有崇高地位的王世贞同样也饱受质疑，明人孙鑛便狠狠地批评道：“不论何事，出弇州手，便令人疑其非真，此岂足当矩家！”不屑之情溢于言表。

不幸的是，对于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这几位嘉靖朝以来的内阁首辅的传记，《明史》几乎通篇采用王世贞的说法。虽然经后世学者条分缕析，史实的真相仍是真伪莫测，所以我在写此书的时候也不得不花很大的功夫去从当事人的文集当中挖出那些被埋藏的信息，个中辛苦，自不待言。

张居正是明朝的分水岭，张居正死后，朋党政治一发不可收拾，整个大明帝国出现了两个宰相，一为朝中宰相，一为山中宰相。朝中宰相申时行、王锡爵等便如走马灯一般你方唱罢我方登场，山中宰相顾宪成却一直稳如磐石，其一手开创的东林派成长为能够左右政局的重要力量，同时江南人越来越成为明朝政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政坛上，有申时行、王锡爵、顾宪成、赵志皋、沈一贯、温体仁、周延儒……

在史界上，有王世贞、孙鑛、沈德符、谈迁……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标志——江南人。

或褒或贬，总之，对于那个朝代来说，这个群体很重要。

夜深人静，我突然想起了高中时代做的一篇古诗鉴赏，我之所以深深地记住了这首诗，是因为她实在很特殊。这是一首绝命诗，而诗的作者年仅十七岁。我至今仍然感谢出这道题的那位老师，我觉得，他不仅出了一道好题，更分享了一首好诗。我想，我也有必要把这首诗拿出来分享一下：

别云间

夏完淳

三年羁旅客，今日又南冠。
无限河山泪，谁言天地宽！
已知泉路近，欲别故乡难。
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

这位来自松江华亭的“后生小子”因从事抗清活动被捕，在严词拒绝了洪承畴的劝降后从容就义。

很自豪，这又是一位江南人。

很难过，这又是一位江南人。

目 录

序	01
自序	03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10
第三章.....	020
第四章.....	031
第五章.....	038
第六章.....	045
第七章.....	055
第八章.....	060
第九章.....	066
第十章.....	072
第十一章.....	084
第十二章.....	096
第十三章.....	106
第十四章.....	117
第十五章.....	124
第十六章.....	130

第十七章	141
第十八章	152
第十九章	155
第二十章	163
第二十一章	171
第二十二章	189
第二十三章	194
第二十四章	207
第二十五章	218
第二十六章	222
第二十七章	228
第二十八章	234
第二十九章	238
第三十章	241

第一章

骆村出了个太监，在那个年代，太监可不是随便能叫的，是要有一定地位的内宦才能得到这个称呼，它代表着你已经在宫内混出了道道儿。在那些个农人的眼里，太监这个词的吸引力丝毫不下于尚书、侍郎。太监家很富，或者说太监在京城里很富，逢年过节地便往老家捎东西，太监家的几个子侄也都沾了太监的福成了锦衣卫。当然村里的这些农人们对锦衣卫也不会有什么直观的感受，锦衣卫在他们眼里不过是群衣着很华丽，会些武功的侍卫而已，那些锦衣卫们回到村里来还不照样是“二虎”、“阿狗”般地叫着小名？

太监捎回来的东西大多是大内的御物，用老人们的话说，“那是皇上赏的东西。”这些稀罕玩意，惹得好些不懂世事的孩子们立志要长大了当太监，每每当他们表达出以后要当太监的志向时，一帮后生总是用“你懂个甚”的眼光看那些个要当太监的孩子，然而他们也没有意识到，身后又会有自家的老人，用同样一种“你懂个甚”的眼光去看他们。

没人清楚太监在京城里到底是干嘛的，太监即使回家了也从来不说，村

里的事务，太监不干预，村与村之间的纷争，太监也不插手。当然不仅是太监，就是一般的从村里出来到外地做官的族人，也是不会插手村里的事情的，这是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尤其是村与村之间的矛盾，那更是染指不得，不然现在你们村出了大官，偏着你们压着我们，以后我们村出来大官，偏着我们压着你们，两村非结成死仇不可。

太监就是这样，好几次村里向他打小报告，请他出面摆平一些事情，他除了多给村里捎些银两、回信安慰之外，别的就一概不管了，所以村里该干嘛还是要干嘛，知道这些出了笼的鸟是指望不得的，更何况有些鸟还没鸟。

……

“咚！咚！咚！咚！”水牛刚把门口的老狗喂了，就听到祠堂那片儿传来沉重的鼓声。

“做什么？都几年没听到了。”水牛自言自语道，闾里不管忙的闲的脸上都是一片茫然，然而仍是脚步匆匆地朝着村中的祠堂里赶。水牛喊上爹，父子俩便跟邻里唠着嗑往祠堂里走。

不到一盏茶的工夫，骆村的老翁青壮便咸集于祠堂，在司宗的安排下，按照“仰、忠、贞、志”的辈分依次列席。明代尚左，照例，族长背靠祖像坐于左首，司宗坐于右首，司儒和司库分别列于族长和司儒的下首，其余人员按照家族与齿龄而坐，至于未冠的男性则是不用参加的。

骆村是浙江金华府义乌县的一个大村，自从位于婺北的浦江郑义门被太祖高皇帝钦定为“江南第一家”之后，骆村便借鉴郑门的经验，创建出自己的一套族规。整个骆村成员绝大多数为骆姓，从嫡系里推出一名德高望重者为族长，由族长从彙支中遴选司宗、司儒、司库分别管理村里宗族、学业、钱粮三大事务。此三者村里读过点书的小后生私下戏称为“小三公”。

“要打了！”族长骆忠修背靠祖像一声虎吼！

此声甫出，底下马上就有不明事的后生向长辈窃窃问道：“弗勿打永康佬？”

“弗啰嗦！听族长念。”那后生的自家长辈转头厉声训斥。

“恐怕要打永康佬了。”另家的一个长辈听到这边的响声，也转过头来搭腔。

“没数啊。”两个长辈之间就显得随和多了。

待底下安静后，骆忠修向司宗忠先点点头道：“忠先，依先念。”忠先也点点头，稍加思忖，便缓缓开口：“半旬前，永康佬被冯村打伤了三十多个人，对方放出话来，十日之后要在矿上杀一场。陈家的族长白天找族长来说及这款事，要阿拉出些人头，族里长老商量之后，思量着陈骆两村几乎是代代通婚，所以决定要帮陈家。你们讲，是弗是这次永康佬过分了！这个情阿拉卖弗卖？”

“矿上也有阿拉的后生。”待忠先说完，忠修及时地补上一句。

忠先看似用商量的语气同底下的族人说话，实则几位族里的长老都已经定好了，此次只是跟族人通报一番，几家消息灵通的那更是早就知道了要和永康人打架的消息。

“今日晚上眠来好，明朝卯时准，祠堂门前提刀！散！”族长忠修最后宣布。

骆村开祠堂门就是这样，只要不是谁犯了严重的族规需要当众惩罚的，没有长篇大论，往往三言两语就宣布了事情，接下来就是各就各位准备了，这便是一个勤恳耕读之族的朝气，不把宝贵的光阴虚耗在无聊的争执上。

作为望族，骆氏有自己的兵库。县衙门需要缙绅的合作，对望族的这种行为，往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是衙门时时刻刻遵守高皇帝御制的《大明律》，只怕仅仅其中反贪这一条，就杀得天下读书人莫敢为官。

“出什么大事款了？开祠堂门。”水牛娘把凉了多时的茶水一左一右地端上。

“永康那边要大打了，明天祠堂门前提刀，同陈大成渠拉一起。”水牛说完，“咕嘟咕嘟”把一瓷碗的水喝个精光。

“姆妈，再帮我沏口来。”

“这个水牛。”水牛娘接过碗，又继续说道：“阿念，这回怎么都用上刀了啊？平时打来打去用个锄头什么的也够对付了吧。”

“族长渠拉安排的，说是永康佬被打火了，要找陈村的，陈大成那边恐怕

也有些惧了，想找阿拉通通气。”水牛说完看了看坐在太师椅上一言不发的爹。

“百年秦晋之好，陈骆两姓直是世世修缘，既然陈氏族长亲自登门，此事便不容驳面，然则族里决事如此草率，只怕非骆氏之福啊。”水牛爹文绉绉地发表了自己的评论。

水牛爹十二岁院试中了秀才，成为金华府学的生员，此事在十里八村轰动了好一阵子。然而毕竟浙江人才济济，浙西诸府好手如云，水牛爹之后连着四次乡试不中，也渐渐凉了心，不再留恋功名，打算回乡务农。虽然没有功名，但是水牛爹的人品与学问依旧为乡里称道，渐渐地村里乡里送他门下的学生日益增多，水牛爹索性雇了佃户打点那些个薄田，自己一门心思做起了先生。

因为自己科场的失意，水牛爹便把满腔的期愿寄托在了水牛身上，亲自做他的授业先生。不过水牛似乎不领这份情，在认真扎实地学完了四书五经之后，情况急转直下。父亲开始让他背朱子注释，水牛死活不肯背。对此，水牛振振有词：“朱子自为朱子，骆子自为骆子，奈何厚彼子而薄汝子乎？”水牛爹体会了好一阵子，似乎骆子指的是自己，又似乎是儿子他自卖自夸，思考良久，水牛爹做出了轰动全村的举动。

水牛爹不带丝毫做作地朝儿子拱手一揖：“谨受骆子教诲。”吓得水牛跪在地上连连磕头：“儿子戏言，儿子戏言。”

“我怕骆子无才具，骆子笑我看不穿，呵呵呵，骆子你请便吧。”水牛爹客气地把儿子送走，神色不改地继续敦促学生背书。

回到家里以为会被收拾的水牛忐忑地过了一天，直到水牛爹放学后归家，诚恳地对水牛说：“依想做什么就去做吧，如果依最后晓得还是朱子的注释好背，依就回来背。”在肯定了父亲不是玩笑之后，水牛陷入了困惑：“我想做什么？”

水牛父子俩的轶事至此被传为笑谈，更有宿儒长辈屡次登门造访，具言水牛乃可塑之材，万万不可怠工误人。水牛爹每次打着哈哈敷衍过去，反复

几次之后，老一辈的宿儒们也就懒得劝了。

次日卯时，骆氏的青壮聚集在祠堂门口，司库忠先领着人一个个地发着砍刀和红色头巾。几个后生刚把刀接过便急着挥来挥去，边上的长辈立马往其脑门上敲一个响当当的疙瘩，后生脸色刷白，站定不敢乱动。

四千多人的骆村出了八百精壮，几乎每户都有一个盛年男子参与到这次行动中。

刀具分配好后，各人系上红头巾，全场肃然，静待号令。

“八宝山，启程！”忠修发出号令。

隶属司库的四名掌队马上两前两后整队，看着似乎略知兵事。是时赣省大量良田被宗室兼并成为皇庄，不少农民的田地被强取豪夺，此外赣省旱涝灾害频仍，不少士族富户在灾时乘机以粮易田，江西遂产生大量无地的贫民，频繁地流窜到浙省婺州处州一带，近年大有向浙中蔓延的趋势。本来浙东的大族颇愿接济流民，然而良莠不齐的流民队伍有不少人趁机闹事，为了抵御流民，大族纷纷组建自己的保卫武装，由村里习武之人或聘请武师在闲时教授。大族保卫武装同流民发生了不少冲突，陈氏族长陈大成就是在与流民的斗殴中威名远播。

八宝山距骆村一百多里地，骆家队伍不紧不慢地走了四个时辰，按照事先约定的时辰到达指定的位置，在那里，骆忠修见到了等待已久的陈大成。

同骆家一样，陈家也带着清一色的红头巾，到时候斗起来便很容易区分敌我。

“老陈！”忠修远远看见埂上站着的陈大成便大声呼喊，陈大成微微笑着并不答话。

“哈哈哈，骆族领，来来来。”待到队伍近了，陈大成朝骆忠修拱手一揖，便执着忠修往前走着。

“老骆，情况有变啊！”陈大成脸色突然严肃起来。

“哦？依念念先。”骆忠修亦收起笑容。

“听矿上的几个后生说，上次阿拉打的永康佬里还有少多处州佬，这回渠拉也来了弗少人。”

“阿带了八百人。”骆忠修显然不把对面放在眼里。

“阿这里有一千多个人，阿拉加起来大概数有两千。”陈大成脸上依然没有任何变化。

“对面呢？”忠修隐隐觉得情况有些严重。

陈大成伸出右手，探出了拇指和小指，摇了摇。“陆千介，而且还在加。”

骆忠修的眉头瞬间就皱了，这场斗殴注定是场血战，现在再要去求人搬救兵也来不及了，况且陈骆两族树大招风，覬觞大族号召力想取而代之的士族也不在少数，估计更多的人想看这场陈骆精壮死绝了的好戏。

嘉靖三十七年十月的冷风给了他一个激灵，瞬间他脑海里闪过浦江郑氏家族轰然倒下的背影，在皇权与新兴士族的联合绞杀下，经历宋元明三朝的“江南第一家”郑氏分崩离析。不行！牙咬碎了也得坚持，一定要自己打，一定要打出名！

“老陈，侬会打架，侬说个大方向，侬拉做什么，阿拉做什么。”忠修很谦虚，也很诚恳。

大成也不推辞，直奔主题：“侬带侬族里四百介伏在山后，给我四百介，同我族里一起列队，阿拉冲乱他们队形后，侬拉从山后杀来。”

“侬冲不动介个办？”

“弗会。”陈大成说得很决绝。

“贞渭，过来。”忠修喊来了他的长子骆贞渭，“侬点个四百人伏在山后，等会陈伯伯冲散了永康佬，侬拉就从后面赶杀过来。晓得否？”

“晓得了。”贞渭看了看陈大成。陈大成很随和地笑了笑。

山上的永康、处州矿徒看见了这边的集合的队伍也不以为意，反正还没到约架的时间。只是个别实在闲的没事做，隔三差五地骂几句土话，朝山下撒尿。这边人听不懂，也用土话骂回，至于撒尿，思量着反正也尿不到山上，

便很知趣地不做无用功了。

开打前一晚，陈大成联同忠修召集各家代表布置任务，水牛的本家觉得水牛读过书，能说话，就让他去了。陈大成提出后半夜趁着夜色让骆家队伍埋伏于后山，等到天亮，大队伍开始攻山。

大方向既定，便开始讨论细节，陈大成问有没有想法，大家纷纷说“两族长念了算。”这时候水牛蠢蠢欲动，目光殷切地在族长和陈大成之间切来切去。陈大成也扫到了水牛，对视了两秒，陈大成首先开口了。“这介骆家后生有什么想念的？”

“嗯……”水牛用目光向族长示意。

“没事的，陈伯伯喊依念，依就念好了。”水牛和贞渭同辈，所以忠修也让水牛称陈大成为伯伯。

水牛拱手向陈大成做了一个揖，陈大成笑着点了点头算是回礼了。“陈伯伯，如果阿拉不能冲乱渠拉永康佬，山后的人介个办？”不等陈大成做出反应，水牛又继续道：“虽讲陈伯伯以勇略冠名，陈骆族人果敢轻死，但对面永康佬也殊能打斗，恐怕不好破阵呀。”陈大成有点烦水牛这半文半白的说辞，后听得水牛是在质疑自己的安排，脸上挂不住了，悻悻道：“依骆世兄看，要怎么安排？”语气很是生分，一时间在场的人都颇感尴尬。

族长忠修虽然觉得水牛过于直白无礼，但是前日陈大成那副自信满满的态度却让忠修觉得过于轻率，骆氏可以为了乡邻流血，但是血不能白流。这个时候水牛抛出的这个问题可以说是自己的心结所在，于是忠修也不做声。

“高见念不上，只是阿觉得如果伯伯依带人冲不动，山后的人可以出一半支援，一来不得不让永康佬分人来斗，让伯伯依好打些，二来打消永康佬精神头，如果乱了阵脚，另一半人就可以冲出来了。”水牛一口气说完，呷了一口茶，便静静地等陈大成回答。

“不差不差，阿考虑欠周了，老骆啊，依拉这个后生不差啊，有眼光、敢念！”陈大成先看了看水牛，又看了看忠修。